







公孫龍子卷上

趙人公孫龍著



三

跡府第一

府聚也述作論事之跡聚之於篇中因以名篇

公孫龍六國時辯士也疾名實之散亂因資打之

所長為守白之論假物取譬以守白辯物各有其

資用者也夫眾材殊辨各恃所長更相是非以邪

削正故賞罰不由天子威福出自權臣公孫龍傷

明正之不興疾名器之卑實乃假指物以混是非

寄白馬而齊物我輩時君之有悟而正名實焉
謂白馬為非馬也白馬為非馬者言白所以名色
言馬所以名形也色非形形非色也夫言色則形

不當與言形則色不宜從今合以為物非也如求
曰馬於廐中無有而有驪色之馬然不可以應有
白馬也不可以應有白馬則所求之馬亡矣亡則
白馬竟非馬欲推是辯以正名實而化天下焉馬
不殊黃白乃異於此相推是龍與孔穿會趙平原
非混一故以斯辯而正名實君家穿曰素聞先生高誼願為弟子久但不取先
生以曰馬為非馬耳請去此術則穿請為弟子龍
曰先生之言悖龍之所以為名者乃以白馬之論
爾今使龍去之則無以教焉且欲師之者以智與

學不如也今使龍去之此先教而後師之也先教

而後師之者悖且白馬非馬乃仲尼之所取曰必

也正名乎龍以白馬正龍聞楚王張繁弱之弓載

名實故仲尼之所取忘歸之矢以射蛟兕於雲夢之圃而喪其弓左右

請求之王曰止楚王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乎仲

尼聞之曰楚王仁義而未遠也亦曰人亡弓人得

之而已何必楚若此仲尼異楚人於所謂人楚王

因以利楚不能兼濟天下故曰仁義未遠也人君

唯私其黨附之亦如守白求馬獨有白馬來應楚
王所謂人者楚國也仲尼所謂人者天下也故辭
白以求馬衆馬皆至矣忘楚以利人天下感應矣

夫是仲尼異楚人於所謂人而非龍異白馬於所謂馬悖先生脩儒術而非仲尼之所取欲學而使龍去所教則雖百龍固不能當前矣孔穿無以應焉聖教雖殊其歸不異曲士求於教不能博通則安其所習毀所不悟故雖賢倍百龍不能當前為師亦如守白公孫龍趙平原君之客也孔穿孔求馬所喪多矣子之葉也穿與龍會穿謂龍曰臣居魯側聞下風高先生之智說先生之行願受業之日久矣乃今得見然所不取先生者獨不取先生之以白馬為非馬耳請去白馬非馬之學穿請為弟子公孫龍

曰先生之言悖龍之學以白馬為非馬者也使龍去之則龍無以教無以教而乃學於龍也者悖且夫欲學於龍者以智與學焉為不逮也今教龍去白馬非馬是先教而後師之也先教而後師之不可先王之所以教龍者似齊王之謂尹文也齊王之謂尹文曰寡人甚好士以齊國無士何也尹文曰願聞大王之所謂士者齊王無以應尹文曰今有人於此事君則忠事親則孝交友則信處鄉則順有此四行可謂士乎齊王曰善此真吾所謂士

也尹文曰王得此人肯以為臣乎王曰所願而不可得也是時齊王如勇聖人之用士也各因其材而用之無所去取也齊王以所好求士亦如守白命馬豈得士乎於是尹文曰使此人廣庭大衆之中見侵侮而終不敢鬪王將以為臣乎王曰鉅士也見侮而不鬪辱也辱則寡人不以為臣矣尹文曰唯見侮而不鬪未失其四行也是人未失其四行其所以為士也然而王一以為臣一不以為臣則向之所謂士者乃非士乎齊王無以應尹文曰今有人君將理其國人有非則非之無非則

亦非之有功則賞之無功則亦賞之而怨人之不理也可乎齊王曰不可尹文曰臣竊觀下吏之理齊其方若此矣上曰寡人理國信若先生之言人雖不理寡人不敢怨也意未至然與意之所思木至大道尹文曰言之敢無說乎既言齊國失政敢不說其由乎王之令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人有畏王之令者見侮而終不敢鬪是全王之令也而王曰見侮而不鬪者辱也謂之辱非之也無非而王辱之故因除其籍不以為臣也不以為臣者罰之也此無罪而王罰之也

且王辱不敢鬪者必榮敢鬪者也榮敢鬪者是而
王是之必以為臣矣必以為臣者賞之也彼無功
而王賞之王之所賞吏之所誅也上之所是而法
之所非也賞罰是非相與四繆雖十黃帝不能理
也齊王無以應焉若不顧法則國無政故聖故龍
以子之言有似齊王子知難白馬之非馬不知所
以難之說以此猶知好士之名而不知察士之類
察士之善惡類能而任之

白馬論第二

白馬非馬可乎曰可

夫闡微言明王道莫不立賓

之宗寄言論而齊彼我之

曰何執曰馬者所以命

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

馬非馬馬形者喻萬物之形皆材用也馬色者况

歸存親疎以特人則海內叛譬如離色命馬衆馬

斯應守白求馬唯得白馬故命形而守一白色者

非命衆曰有白馬不可謂無馬也不可謂無馬者

非馬也既有白馬不可謂之無有白馬為有馬白

之非馬何也白與馬連而曰求馬黃黑馬皆可致

求白馬黃黑馬不可致凡物親者以疎者多多如

求馬黃黑皆至以白命馬衆使白馬乃馬也是所
色咸去懷柔之道亦猶此也
求一也所求一者白者不異馬也設使白馬乃為一
馬耳其材不異衆馬也猶君之所私者但是一人
耳其賢不異衆人也人心不常於一君亦猶馬形
不專於一色故君之愛已則附之君之疎
已則叛之何可私其親黨而疎於天下乎所求不
異如黃黑馬有可有不可何也可與不可其相非
明故黃黑馬一也而可以應有馬而不可以應有
白馬是白馬之非馬審矣如黃黑馬亦各一馬不
馬不可以應白馬者何哉白非黃黃非白五色相
非分明矣君既私以待人人亦私以叛君寧肯應
君命乎故守白命馬曰以馬之有色為非馬天下
若非能致衆馬審矣

非有無色之馬也天下無馬可乎

以為有色為非馬者天下馬皆

有色豈無馬乎猶人皆曰馬固有色故有白馬使

馬無色有馬如已耳安取白馬故白者非馬也

也馬皆有色故有白馬耳若使馬原無色而獨有

馬而巳則馬耳安取白馬乎如人者必因種類而

生故有華夷之別若使無氏族而獨有人白馬者

者安取親疎乎故白者自是白非馬者也

馬與白也馬與白馬也故曰白馬非馬也

與馬二物矣合二物以共體則不可偏謂曰馬未
之馬故以馬而論白則白馬為非馬也
與白為馬白未與馬為白合馬與白復名白馬是
相與以不相與為名未可故曰白馬非馬未可

述主義而辨之也。馬自與馬為類，白自與白為類。故曰相與也。馬不與白為馬，白不與馬為白。故曰不相與也。合馬與白復名白馬，乃是強用白色以爲馬名。其義未可，故以白馬為非馬者，未可也。上之未可，實難也。曰以有白馬為非馬，謂有白馬為有黃馬可乎？曰未可。主責實曰：定以白馬為有馬，則白馬可得為黃馬乎？賓曰：未曰以有馬為異，有黃馬是異黃馬於馬也。異黃馬於馬，是以黃馬為非馬。既以白馬為有馬，而黃馬為非馬，明孰以黃馬為非馬，而以白馬為有者，未嘗不失矣。以黃馬為非馬，而以白馬為有馬，此飛者入池而棺槨異處，此天下之悖言亂辭也。黃白色也，衆馬形也，而強以色為形，飛者入池之謂也。黃馬白馬同為馬也，而以白乘黃棺槨。

異處之謂也。推捫之相持，猶齒齒之相依，唇亡齒寒，不可異處也。夫四夷之外，諸夏待內，內外相依，天下安矣。若乃私諸夏而疎夷狄，則夷狄叛矣。勤兵伐遠人，不堪命，則諸夏亂矣。內離外叛，推捫異所，則君之所私者，不能獨輔。曰有白馬不可謂君矣，故棄黃取白，悖亂之甚矣。曰有白馬不可謂無馬者，離白之謂也。不離者，有白馬不可謂有馬也。故所以為有馬者，獨以馬為有馬耳。非有白馬也。故所以為有馬者，獨以馬為有馬也。賓曰：離白不離實為非馬，但以馬形馬色，堅相連，屬便。曰白是二馬共體，不可謂之馬。馬故連稱白馬也。曰白者，不定所白，忘之而可也。萬物通有白色，故曰不定所白，忘之而可也。皆應矣。忘私以親人，天下皆親矣。白馬者，言白

定所白也定所白者非白也定白在馬者乃馬之
 馬者無去取於色故黃黑皆所以應直云馬者是
 去取也無取故馬無不應無去故色無不在是以
 聖人淡然忘懷而以虛統物故物無不洽而理無
 不白馬者有去取於色黃黑馬皆所以色去故唯
 白馬獨可以應耳去黃取白則衆馬各守其色自
 黨其所私而踈天下則天下各守其踈自殊而叛
 矣天下俱叛誰當應君命哉其唯所私乎所私獨
 應命物適足增無去者非有去也故曰白馬非馬
 禍不能靜亂也非有能去故曰無去者非有去也
 非有能去故曰無去者非有去也凡黃白之在馬
 猶親踈之在人私親而皆踈則踈者叛矣踈有離
 叛則親不能獨存矣故曰白馬非馬是以聖人虛

心洞照理無不統懷六合於胸中而靈鑒有餘燭
 萬象於方寸而其神彌靜故眾所處親而無親在踈
 而無踈雖不取於親踈亦不洽於
 親踈所以四海同觀萬國共一也

公孫龍子卷上

公孫龍子卷中

趙人公孫龍著

指物論第三

物莫非指而指非指

物我殊能莫非相指故曰物莫非指相指者相是非也彼

此相推是非混一歸於

天下無指物無可以謂物

指昏謂是非也所以物莫非指者凡物之情必相

是非天下若無是非之物則無一物而可謂之物

是以有物即相是非

故物莫非指也非指者天下而物可謂指乎物

非指而又謂之非指者天下齊焉而物其可指也

謂之指乎物物皆妄相指故指皆非指也

者天下之所無也物也者天下之所有也以天下

之所為天下之所無未可

天下無一日而無物無一物而非適故強

以物為指也天下無指而物不可謂指也

所以天下無是非者

物各適其適不可謂之是非故無是非也

不可謂指者非指也

譬如水火殊性

各適其用既無是非安得謂之是非乎

非指者物莫非指也

即夫非指之物

莫不妄

天下無指而物不可謂指者非有非指也

物不可謂指者無是非也豈唯無是非有非指者

非有非指者

物莫非指也物莫非指者而指非指也

以乎無無是非故萬

物莫不相是非故曰非有非指者物莫非指也無是非亦無無是非兩忘之故終日是非而無是非

故曰物莫非指也

天下無指者生於物之各有名不

為指也

物有其實而各有名謂若王良善御諫首善計彼物各自為用譬之耳目

廢一不可

故不為

不為指而謂之指是兼不為指

指而或謂

之指者是非彼此之物兼相是以有不為指之無不

非而是非莫定故不為指也

為指未可

指謂指也或以物適指故未可也

且指

者天下之所兼

此更相為指皆謂之兼也

天下

無指者物不可謂無指也不可謂無指者非有非

指也

此是非之名生於物相彼故曰物不可謂無指即此萬物無指而又無無指故曰非有非指也

非有非指者物莫非指

謂無是非者生於物莫非指也

非之內乃得

指非非指也指與物非也

指者非

無指也指既不能與使天下無物指誰徑謂非指
物為指故非指也設使天下無物無指則寂然
天下無物誰徑謂指矣誰為指為非指乎誰謂指
為指大下有指無物指誰徑謂非指徑謂無物非
指設使有指而無物可施指者誰謂有指為非且
指乎誰謂有無物故非指乎明本無指也
夫指固自為非指奚待於物而乃與為指反覆相
自為無指何能與物為指乎明萬物萬殊各自為
物各有所宜無是非也是以聖人淵默恬淡忘是
忘非一棄一能不遺一物也

通變論第四

曰二有一乎曰二無一如白與馬為二物曰二有

右乎曰二無右曰二有左乎曰二無左左右合一
合二以為石亦不可合二以為左明二必無為一之道也曰右可謂二乎曰不
可曰左可謂二乎曰不可不可分左以為二明一無
道也二之曰左與右可謂二乎曰可故左右異位曰謂
變非不變可乎曰可必矣物有遷變之道則不可
謂之不曰右有與可謂變乎曰可則有與謂右移於左
類如鯤化為鵬忠變為逆存亡靡定禍福不居皆
是一物化為他類故舉右以明一百變而不改一
曰變隻何得不謂一變為二乎曰右鯤化為鵬
終是向者之移於左曰右苟變安可謂右苟不變安

可謂變右後於左安可仍謂之右知其一物安曰

二苟無左又無右二首左與右柰何羊合牛非馬

假令羊居左牛居右共成一物不可偏謂之羊亦不可偏謂之牛既無所名不可合謂之馬謂二物

不可為半合羊非雞變為他物如右易位故以牛

也曰何哉曰羊與牛唯異羊有齒牛無齒而羊牛

之非羊也之非牛也未可是不俱有而或類焉之牛

無齒不為不足羊之有齒而比於牛為有餘矣以

羊之有餘而謂之非羊者未可然羊之有齒不為

有餘則牛之無齒而比於羊固不足矣以牛之不

是而謂之非牛者亦未可也是皆稟之天然各足

於其分而俱適矣故牛自類牛羊有角牛有角牛

而為牛羊自類羊而為羊也

之而羊也羊之而牛也未可是不俱有而類之不同

也謂之而猶之為也以羊牛俱有角因謂牛為羊又

謂羊為牛者求可其所以俱有角者天然也而

羊牛類異不羊牛有角馬無角馬有尾羊牛無尾

故曰羊合牛非馬也非馬者無馬也無馬者羊不

二牛不二而羊牛二是而羊而牛非馬可也若舉

而以是猶類之不同若左右猶是舉此馬舉牛羊若

馬也豈唯非馬乎又羊牛之中無馬矣羊一也不

可以為二矣牛一也不可以為二矣則一羊一牛不

并之而二可為三故無馬而後可也所以舉是羊牛

則二可以為三故無馬而後可也所以舉是羊牛

者假斯類之不可以定左右之分羊有毛雞有羽謂

也左右之分定則上下之位明矣

雞足一數足二二而一故三謂牛羊足一數足四四而一

故五牛羊足五雞足三故曰牛合羊非雞非有以非雞

也上云羊合牛今日牛合羊者變文以見左右

足牛有足雞有足而不數其足則似各一足而巳

然而歷數其足則牛羊各四而雞二并前所謂一

足則牛羊各五也矣夫如是則牛羊與雞異矣故

雞也故非與馬以雞寧馬材不材其無以類審矣舉

是謂亂名是狂舉馬以譬正雞以喻亂故等馬與

材而雞不材其為非類審矣故人君舉是不曰他辯

曰青以白非黃白以青非碧曰何哉曰青白不相

與而相與反對也不相鄰而相鄰不害其方也前

羊牛辯左右共成一體而羊牛各礙於一物不相

盈故又責以他物為辯也夫青不與白為青而白不

與青為白故曰不相與青者木之色其方在東白

者金之色其方在西東西相反而相對也東自極

於東西自極於西故曰不相隣也東西未始不

相接而相接不相害故曰相隣不害其方也

害其方者反而對各當其所若左右不驪驪者色之

東西正相反而相對各當其所居故一於青不可

也其有君臣之於國焉故強壽矣青白各靜其所

可合一而謂之青不可合一而謂之白夫以青白

相辨猶不一於青白安得有黃矣哉然青白之中

雖無於黃天下固不可謂無黃也黃正色也天下
固故有黃矣夫云爾者白以喻君青以喻臣黃以喻
舉則國強而君壽矣而且青驪乎白而白不勝也
白足之勝矣而不勝是木賊金也木賊金者碧碧
則非正舉矣白君道也青臣道也青驪於白謂推
矣故曰而白不勝也君之制臣猶金之勝木其來
久矣而白不勝為青所驪是木賊金而臣掩君之
謂也青染於白其色碧也臣而掩君其青白不相
道亂也君道之所以亂由君不正舉也青白不相
與而相與不相勝則兩明也爭而明其色碧也夫
白不相與之物也今相與雜而不相勝也不相勝
者謂青染於白而白不全滅是青不勝白之謂也
潔白之質而為青所染是白不勝青之謂也
青而白猶不滅謂之白而為青所染是白不勝青

之謂也謂之青而白猶不滅謂之白而為青所染兩
色並章故曰兩明也者白爭而明也青爭而明也
其色與其碧寧黃黃其馬也其與類乎等黃於碧寧
中正之色也馬國州之材也夫中正之德國用之
材其亦類矣故寧取於黃以類於馬馬喻中正也碧
其難也其與暴乎碧不正之色雜不材之禽故相與
不勝暴則君臣爭而兩明也兩不明昏不明非正舉
也政之所以暴亂者君臣爭明也君臣爭明非正舉
則上下亂政令不明不能正其兩舉也非正舉
者名實無當驪色章焉故曰兩明也兩明而道喪其
無有以正焉名者命實者也實者應名者也夫兩儀
之大萬物之多君父之尊臣子之賤百
官庶府卑高等列器用各實各有定名聖人司之正
舉而不失則地天平天成尊卑以序無為而業廣不言

而教行若夫名垂於實則實不應名上慢下暴百
昏錯故曰驪色章焉驪色之章則君臣爭明內
之正道衰者名實不當也名實不當則無以反
正道之衰也

公孫龍子卷中

公孫龍子卷下

堅白論第五

趙人公孫龍著

堅白石三可乎曰不可曰一可乎曰可曰何哉曰

無不得白其舉也二無白得堅其舉也二也堅也白

三物合體而不謂之三者人目視石但見石之白
而不見其堅是舉所見名與白二物故曰無堅得
白之舉也二矣人手觸石但知石之堅而不知其
白之舉石與堅二物故曰無白得堅其舉也二

曰得其所白不可謂無白得其所堅不可謂無堅

而之石也之於然也非三也之石猶比石堅白共
體不可謂之無堅白

既得其堅白不曰視不得其所堅而得其所白者

無堅也拊不得其所白而得其所堅得其堅也無白也

目之所見故曰無堅白非曰天下無白不可以視

手之所知故曰無白也曰天下無白不可以視

石天下無堅不可以謂石堅白石不相外藏三可

乎白者色也寄一色則衆色可知天下無白不可以視

石也堅者質也寄一質則剛柔等質例皆可知萬

物之質不同而各稱其質受天下未有無質之物

而物必因質乃固故曰天下無堅不可以謂石也

石者形也舉石之形則衆物之形例皆可知天下

未有無形之物而物必因形乃聚然則色形質者

相成於一體之中不離也故曰堅白石不相外也

而人目之所見手之所觸但得其二不能兼三人

自不能兼二不可謂之無三故曰藏三可乎言不

可曰有自藏也非藏而藏也則能見物而不見堅

而不知於白則白藏矣此皆不知所以然自然而藏

故曰自藏也彼皆自藏非有物藏之之義非實觸

但得其二曰其白也其堅也而石必得以相盛盈

實藏也其自藏柰何亦滿於白石之中而石亦滿於堅白

之中故曰必得以相盈也二物曰得其白得其堅

相盈必矣柰何謂之自藏也

見與不見與不見離一一不相盈故離離也者藏

也夫物各有名而名各有實故得白石者自有白

之實不見堅之實不見堅之實則堅離於白矣故

曰見與不見謂之離則知之與不知亦離矣於石

相盈則素離矣素離而不見故謂之藏呂氏春秋

曰公孫龍與亂孔穿對辯於趙平原家藏三耳蓋以此為篇辨曰石之曰石之堅

見與不見二與三若廣脩而相盈也其非舉乎

也白雖自有實然是石之曰也堅雖自有實然

石之堅也故堅白二物與石為三見與不見共為

體其堅白廣脩皆與石均而相曰物白焉不定其

所白物堅焉不定其所堅不定者兼惡乎甚石也

萬物通有白是不定白於石也夫堅白豈唯不定

於石乎亦兼不定於萬物矣萬物且猶不能定安

能獨於與曰循石非彼無石非石無所取乎白石

石同體乎與曰循石非彼無石非石無所取乎白石

不相離者固乎然其無已實難主云因循於石知

循石也彼謂堅也非堅則無石矣言必賴於堅以

成名也非有於石則而取於白矣言必賴於石然

後以見白也此三物者相因乃一體故之曰堅白不相離

也堅白與石猶不相離則萬物之與堅固然不相離其無

矣曰於石一也堅白二也而在於石故有知焉有

不知焉有見焉故知與不知相與離見與不見相

與藏藏故孰謂之不離以手相石知堅不知白故

視石見白不見堅故見與不見相與藏也堅藏於

目而自不見堅誰謂堅不藏乎白離於手不知於

白誰謂白曰目不能堅手不能白不可謂無堅不

可謂無白其異任也其無以代也堅白域於石惡

乎離目能視手能操目之與手所在各異故曰其

見堅乎自不能知於白亦不可以目代手之知白

故曰其無以代也堅白相域不相離安得謂之離

不相曰堅木與石為堅而物兼未與為堅而堅必堅其
不堅石物而堅天下未有着堅而堅藏堅者不獨
亦堅於萬物故曰未與石為堅而物兼也亦不與
萬物為堅而固當自為堅故曰未與物為堅而堅
必堅也天下未有若此獨立之堅而可見
然亦不可謂之為無堅故曰而堅藏也
能自白惡能白石物乎若白者必白則不白物而
白焉黃黑與之然石其無有惡取堅白石乎故離
也離也者因是世無獨立之堅乎亦無孤立之白
白安能自白於石與物故曰惡能自白乎若使白
者必能自白則亦不待白於物而自白矣豈使白
乎黃黑等色亦皆然也若石與物必待於色然後
可見也色既不能自為其色則石亦不能自顯其

石矣天下未有無色而可見之物故曰石其無有
矣石既無矣堅白安所託哉故曰惡取堅白石反
覆相見則堅白之與萬物莫不皆離矣夫離者豈
有物使之離乎莫不因是天然而自離矣故曰丙
是力與知果不若因是果謂果決也若如也夫不
與知而離於堅白者果決不得且猶白以目以火
矣故不如因是天然之自離也且猶白以目以火
見而火不見則火與目不見而神見神不見而見
離神謂精神也人謂目能見物而目以因火見是
目與火俱不見矣然則見矣然則見矣然則見矣
見矣夫精神不見矣然則見矣然則見矣然則見矣
目猶且不能為見安能與神而見乎則神亦不能
見矣推尋見者竟不得其實則不知見者誰也故
曰離而堅以手而手以捶是捶與手知而不知而神

與不知神乎是之謂離為離也者天下故獨而正
手種與精神不得其知則其所知者彌復不知矣
所知而不知神其何為哉夫神者生生之主而心
之精爽也然而耳目之所能任百散之自通不
使耳見而目聞足操而手步又於一物之上見
不得堅知堅不得白而况六合之廣萬物之多乎
故曰神乎神乎其無知矣神而不知而離也推
此以尋天下則何物而非離乎故物物斯離不相
雜也各趨變不相須也相須故不相須故不假彼以成此
不相離故不持此以亂彼是以聖人即物而真即
事而靜即事而靜故天下安存即物而真故物皆
得性而物皆得性則彼我同親天下安存則名實不
也存

名實論第六

天地與其所產為物也
天地之形及天地之物以
所生者皆謂之物也
物其所物而不過為實也
取材以脩廟朝以車
服器械求賢以實侍御

僕從中外職國皆無過差
各當其物故謂之實也
實以實其所實不曠焉

位也
實者充實器用之小大衆萬之卑高器得其
材人堪其職庶政無闕華卑有序故曰位也

出其位非位
離位使官器用過制或僭
於上或濫於下皆非其位位其所

位焉正也
取材之與制器濫事之與
神亦異數合靜其信而不僭濫故謂正

也以真所正正其所不正疑其所正
以真所正正其所不正疑其所正
以真所正正其所不正疑其所正

皆正以不正亂於其正者正其所實也
正則衆皆疑之其正者正其所實也
正則衆皆疑之其正者正其所實也

者正其名也
正矣其實正則衆正皆正矣
正矣其實正則衆正皆正矣

正則唯乎其彼此焉唯應辭也正其名者謂施名而後彼此謂彼而彼不唯乎彼則彼謂不行皆應其名謂彼而彼不唯乎彼則彼謂不行者分不當於彼故教命不得行也謂此而行不唯乎此則此謂不行故施命不當於此其以當不當也不當而亂也教命不當而自以為當者彌不當也故不當而亂也當曰其以當不當也以其命之不當故羣物不應勢其命矣以不當應物之不當命而勢位以威之則天下皆以不當為當所以又亂之矣故彼彼當乎彼則唯乎彼其謂行彼彼此此當乎此則唯乎此其謂行此其以當而當也以當而當正也施命於彼此而當彼此之名實故皆應而命行若天以當則天下自正故彼

故彼止於彼此此止於此可彼名止於彼實而此名止於此實彼此名

實不相濫彼此而彼且此此彼而此且彼不可或

彼名濫於此實而謂彼且與此相類或以此夫名

實謂也知此之非也知此之不在此也明不謂也

知彼之非彼也知彼之不在彼也則不謂也夫各

命實也故眾政之典實賞刑名當其實乃善也假

令知此之大功非此人之功也知此之小功不足

非彼人之可賞也則皆不命賞矣假令知彼之大罪

則皆不至矣哉古之明王審其名實慎其所謂至矣哉古之明王公孫龍之作論也假物為辯以義王道之至大者也夫王道之所謂

大者莫大於正名實也仲尼曰唯名與器不可以
假人然則名號器實聖人之所重慎之者也名者
名於事物以施教者也實者實於事物以成教者
也夫名非物也而物無名則無以自通矣物非名
也而名無物則無以自明矣是以名因實而立實
由名以通故名當於實則名教大行實功大舉王
道所以配天而大者也是以古之
明王審其名實而慎其施行者也

公孫龍子卷下 終



